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宋文鑑卷一百四十九　宋　呂祖謙　編

傳

補亡先生傳　　　柳開

補亡先生舊號東郊野夫者也既著野史後大探六經之旨已而有包括揚孟之心樂為文中子王仲淹齊其述作遂易名曰開字曰仲塗其意謂將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為其

塗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故以仲塗字之表其德焉咸曰子前之名甚休美者也何復易之不若無所改矣先生曰名以識其身義以誌其事從于善而吾惡夫畫者也吾既肩且紹矣斯可已矣所以吾進其力于道而遷其名于已耳庶幾吾欲達於孔子者也或曰古者稱已孤不改若是無乃不可乎先生曰執小禮而妨大義君子不爾為也乃著名解以祛其未悟者衆悉以為然先生始盡心于詩書以精其奥每當卷歎曰嗚呼吾以是識

先師之大者也不幸其有亡逸者哉吾不得見也未知聖人之言復加何如耳尤于餘經傳極其妙遂各取其亡篇以補之凡傳有義者即據而作之無之者復已出辭義焉故號曰補亡先生也先生凡作之書每執筆出其文當藳若書他人之辭其敏速有如此無續功而成之者苟一舉筆不終其篇雖十已就其八九亦棄去不復作矣衆問之先生曰吾性不喜二三而為之者方出而或止之辭意遽紛亂縱後强繼以成之亦心竟若負

病矣或問之曰子之補亡篇于古不足當其逸于今不足益其存無妄為乎先生對曰然縱不能有益於存亡庶勝乎無心于此者也既而辭義有俱亡不知其可者慮人之惑先生即皆先立論以定其是非用質其旨要先生常謂人曰夫六經者夫子所著之文章也與今之人無異耳蓋其後之典教不能及之故大于世矣吾獨視之與汝異耳先生乃手書九經悉以細字寫之其卷大者不過溯幅之紙古謂其巾箱之者亦不過矣而誦

之日盡數萬言未嘗廢忘有講書以教後學也先生或
詰其精廬適當至虞書堯典篇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
說云春分之昏南方朱鳥之星畢見觀之以正仲春之
氣也先生乃問曰然夫云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者是仲
春觀朱鳥之星以正其候也且云朱鳥者南方之宿以
主於夏也既觀其星以正其候即龍星乃春之星也春
主於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也今何不云是而反觀朱
鳥之星何謂也說者不能對惟云傳疏若是無他解矣

先生擇其座者曰起前吾語汝夫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覲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四座無不拜而言曰先生眞達于經者也所以于補匹不謬矣先生于諸經若此者不可遍紀先生又以諸家傳解箋注于經者多未達窮其義理常曰吾他日終悉別為注解矣大以鄭氏箋詩為不可曰吾見玄之為心務以異其毛公也徒欲强已一時之名非能通先師之旨且詩之立言

不執其體幾與易象同與若玄之是箋皆可削去之耳又以論語集解闕注者過半曰古之人何若是吾聞韓文公昔董注之今吾不得見吾將不筆又慮與韓既死使吾有斯艱也天乎哉先生每請中說歎曰後之夫子也續六經矣世故道否吾家不克有之甚乎年之始成也逝矣天適與其時行之為事業堯舜不能尚也苟不死天下何有于唐哉先生以房杜諸子散居厚位叶佐其主遇其君不能揚其師之道大其師之名乃作書以

罪之先生所行事人咸以為非可與伍惟范杲有復古之什以頌其德以其能復斆于古故賦復古以其能行仲尼之道故賦闕里以章别當世之人能作野史故賦踵孟以其能解子雲之書故賦先雄以其或筆削其韓文之繁者故賦削韓以其將來太常第故賦多文以其必首冠于四科故賦高第以其後天王俾不家食故賦出禄以其將果得其位則指南于吾道故賦指南末以釋經終其篇謂其章明經旨永休于世用故賦釋經先

生見之曰范果知我矣天之未喪斯文哉天之若喪斯文也則世無范矣范無是言矣開寳中先生來京師遂刻石為記于補亡亭内以誌其已之事後從仕于世而行其道焉論曰孔子没經籍遭秦之焚毁幾喪以盡後之收拾煨燼之餘者得至于今用之也其能繼孔氏者軻之下雖揚雄不敢措一辭以至亡篇闕而其名具載設虚位也使歷代諸君子徒怨痛而見之矣故有或作而補之者大亦不能過其百一力葢不足繼也隋之時

王仲淹于河汾間務繼孔子曰續六經大出于世實為聖人矣是以門弟子佐唐用王覇之道貞觀稱理首永十八君之祚尚非其董常輩之曾及也於乎知聖人之道者成聖人之業矣吾猶不得見王氏之書乎觀夫補亡先生能備其六經之闕也辭訓典正與孔子之言合而為一信其難者哉若王氏之續六經葢自出一家之體裁𠤎夫補亡篇力少殊耳所謂後生可畏者雖經籍尚能補之矧其餘者哉不可謂代無其人也

退士傳

种放

退士不知孰氏然常自稱仲山甫之後也以耕食於南山中號退士或云我惡時之茍進者又云鄙好勝者欲矯其為而退居稱病焉退士性恬易善自持常以聖賢方正之言鑑諸己或未善則悔恨立遷平生寡嗜慾樂遊雲霞空荒間常自足不顧窮困幼時拘父兄教以章句奇偶之學干於時不遂志已而盡棄昔之所學退居空山窮谷中取九經六籍諸史百家之言合於道者慇

讀之然後知皇王大中之要道德仁義之本盡在于是矣然尤好孟軻書益知聖人之道尊自戰國繇漢唐而下百氏所說或有汗漫齟齬不安者皆擬聖言以證其中惡司馬遷尊先邪說叛斥聖道怪前世明教正道之賢不擿其說而竄殛投去使千古而下學者無疑不知尚四顧何待也著蒙書十二篇大抵務黜邪反正義磔姦蠹又條自古之文精粹者漢則揚子雲隋則王仲淹唐則韓退之然以退之當子雲而先仲淹次則蚖之文

樵之經綿皮氏文藪陸氏聚皆句句明白剔姦塞回無所忌諱使學者窺之則有列聖道德仁義之用彼刺章斷句補綴偶屬者徒為戲爾或有稱技術卜相候察浮屠死生幻化之說者必正色引經誥以斥之雅尚山林之居奉母氏率季弟結宇巖阿貧無所資給亦不戚戚于心窮年人亦不知其何謂也每登高卬步邃谷延宴坐見懸巖瀑流壽木垂蘿閟邃岑寂之處則終日忘返亦忽忽杜門稱疾隱几當百餘日人不知其然吉凶慶

弔之外平時亦罕接人事不交權貴所與朋類自非道義所在亦不汲汲而取遇事感激亦率為歌詩箴頌嘗曰幸逢聖人時見天子禮樂征伐車服旂常道德之盛底於太寧而退固是幸也時議或誚者則曰而退也退其迹耶退其名耶退士則曰不退而迹庸為爾直不退而名庸為爾程於戲名迹判於時神心交於機俾道愉而下欺義慼而中離予獨亡退乎予獨亡退乎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今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

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亦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内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

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爲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葢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强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禄是將

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冝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桑懌傳

歐陽修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頴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曰願令為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

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為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耶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為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

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持一劒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崤右險地多深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為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為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為廵檢者皆授兵以捕之既懌至廵檢者偽為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偽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廵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

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兵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為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懌為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以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請出自効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迹盜所常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媼留為作飲

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栅三日又往則携其具就媪餜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為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羣盜輩媪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媪為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

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為君致閤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閥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祇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盖其功而

自伐乎受之徒慙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槀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詐與譏也憚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憚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為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憚善劒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

若不自足其為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為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葢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人有然爲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為壯

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趙延嗣傳　　　　　　石介

令三司使相工部郎中劉公隨嘗稱趙鄰幾舍人死遺三孤女一老乳母而已内無兄弟以禦其侮外無期功强近之親女稚弱衣服飲食須人何恃不以凍餒死則爲殭汙暴之矣有趙延嗣者僕於舍人顧是諸孤義不可去竭力庇養之舍人死無一區宅一壥田延嗣爲營衣食之資身爲負擔霑體塗足不避寒暑如是凡數十

年如一日未嘗少有懈倦之色事三孤子如舍人生三孤女自幼至長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至其門女皆適人延嗣終不識其面初寓於宋三女俱長延嗣晨起白堂前將西走京師趙氏始不知謂捨去皆哭延嗣以女長未嫁將訪舍人之舊求所以嫁至京師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因發聲哭哭止且道趙氏之孤且言長將嫁二公驚愧謝曰吾不及汝吾被服儒衣冠讀誦六經學慕古人況與舍人友舍人之孤吾等不能

恤汝能養之吾不及汝遠矣二公因為迎入京師與宅居之徐相與求良士為壻長配樞密直學士戚公綸猶子職方郎中維之子太廟齋郎舜卿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君文昺之子鄉貢進士季倫三女皆歸延嗣始去趙氏門延嗣可以謂之賢僕夫矣石介曰若然則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昔在漢有為翟公之客者翟公免客皆去延嗣獨不去復為養其孤雖去千載客視延嗣亦當

蓋於地下矣曾有顏叔子者嘗獨居一室中夜暴風雨鄰家女投叔子宿叔子使執燭以達曉以免其嫌後人稱其廉延嗣親養三孫女長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其節豈下叔子哉唐幹吏部凡嫁內外及朋友孤子僅十人天下服其義延嗣嫁趙氏三女無少吏部者噫翟公之客皆當時士大夫視延嗣遠不及也叔子魯賢者吏部唐大儒延嗣為賤僕夫其風操凛焉其行義卓為與顏侔韓並延嗣可謂僕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

延嗣夫儒名而僕行者或有其人焉得不愧於延嗣哉

延嗣所為如此有可以厲天下因傳之云延嗣以令終

范景仁傳

司馬光

范景仁名鎮益州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師之為人和易修敕參知政事薛簡肅公端明殿學士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為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寘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

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竝立者屢趣
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
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人以自陳為
恥舊風遂絶釋褐新安主簿到官數旬時宋宣獻公留
守西京不欲使與下吏共勞辱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
秩滿又薦於朝為東監直講未幾宋景文公奏同修唐
書及用參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
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霓為入聲謂景仁為失

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為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為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然不自辨為校勘四年乃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詔除直秘閣未幾以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性寛仁言事者競為激訐以采名或緣愛憎汚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景仁獨引大體自非關朝廷安危繫生民利病皆濶略不言陳恭公為相嬖妾張氏笞殺婢御史劾奏欲去之不能得乃誣之云私其

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之除讒慝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史亦可斬御史怒共劾景仁以為阿附宰相景仁不顧力為辨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韙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旬日不知人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而畏避嫌疑相倚仗莫敢發言景仁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捨此不言顧惟抉擿細微以塞職是負國吾不忍也即上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周王既薨真

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陛下宜為宗廟社稷計早擇宗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系天下人心章累上寢不報景仁因闔門家居自求誅譴執政或諭以奈何效干名希進之人景仁上執政書言繼嗣不定將有急兵鎮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暇顧干名希進之嫌而不為去就之決哉又奏稱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中變故畏避而為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宗族首領顧

不可保其為身計亦已疎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為之股栗尋除兼侍御史知雜事景仁固辭不受乞解言職就散地執政復諭以上之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今姦言已入為之甚難景仁復上執政書云但當論事之是非不當問其難易況事早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它日不難於今日乎謂今日姦言已入

不可弭他日可弭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奏章者十有七朝廷不能奪乃罷諫職改集賢殿修撰頃之拜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英宗即位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大忤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百官議之意朝士必有迎合者既而臺諫爭上言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今陛下既為仁宗後若復推尊濮王是貳統也殆非所以報仁宗之盛德衆論𠵼沸執政欲緩其事乃下詔罷百官集議

日當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景仁時判太常寺即具列爲人後之禮及漢魏以來論議得失悉奏之與兩制臺諫議合執政怒召景仁詰責之曰詔書曰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邪景仁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為罪乎會穿司遷官景仁當草制坐失於考按不合故事改侍讀學士出知陳州今上即位復召還翰林王介甫參知政事置三司條例司變更祖宗法令專以聚歛為務斥逐忠直引進姦佞景仁上疏

極論其不可朝廷不報景仁時年六十三因上言即不用臣言臣無顏復居位食祿願聽臣致仕章累上語益切直介甫大怒自草制書極口醜詆使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例悉不之與於是當時在位者皆自愧景仁名益重於天下介甫雖詆之深人更以為榮焉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不復報謝故人或為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興出遊則無遠近

皆往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其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強嗚呼鄉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邪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景仁有焉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為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眥髮上指冠

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為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
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内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
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輙切齒疾之與倍畔無異而景
仁獨唱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
景仁無恙而繼為之者則有矣然景仁首冒不測之淵
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
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
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禄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

可冀猶戀戀不忍捨去况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吕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决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

文中子補傳

司馬光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元則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凡元謨以將略顯而元則用儒術進元

則生煥煥生蚪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粲蚪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謚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蚪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謚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有間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

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呂樂犄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於家隆生通自元則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琠受禮於河東關朗受樂於北平霍汲受易於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為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

贊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獘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餐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公使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右武侯大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游於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

而復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於易也沒身而已矣況吾儕乎有仲長子光者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通以為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人也見辯命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

於義省之可也衣弋綈傷於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與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故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羣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貞外不殊俗故全者賈瓊請絶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汎如也則可通謂姚

義能交或曰簡通曰茲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濫茲又所以為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頽如也通嘗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歛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未見聞誹而喜聞譽而懼者又曰昏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

知古其唯學乎又曰輕譽茍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山黃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鍼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爻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時二弟凝續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元謨仕宋至開府儀同三司續及福時之子勔劇勃皆以能文著於

唐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於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出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徒記之詳矣奚待於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必不愚者孰肯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出於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興凝與福時輩依並時事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

将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元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為也亦未嘗載其名於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為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畤又云凝為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為姑蘇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

忌不為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埒何故畏之至沒其師之名使無聞於世乎且魏徵實總隋史縱叔達曲避權戚徵肯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通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彼道之方也必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於釋老者也夫

聖人之道始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至於安萬邦和黎民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為皆發於至誠而後功業被於四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奚為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偽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虗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為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凖推而放諸北海而凖

烏有可行於西方不可行於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於中國獨不泥於西方邪秦焚詩書之文詩書之道盛於天下秦安得滅乎莊老貴虚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秉其風而鼓之飾譚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没釋迦稱前生之因果棄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嚴齋戒弛政刑至於百姓塗炭發端唱導者非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於聖人者也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盍獨李翶以比太公家教乃司空

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於世至有真以為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為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於事情者著于篇以補隋書之闕

無名君傳　　邵雍

無名君生于冀方老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

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歲求學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今遂盡古今之情已之滓十去其八九矣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于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羣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于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于四方之人曰斯

人不能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終始無可與同者又考之于天地不對當時也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為無名君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跡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跡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

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為之賛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美丸餘暇閒往閒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吾未嘗不為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吾未嘗妄祭故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煩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常命之曰太和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家素業為儒言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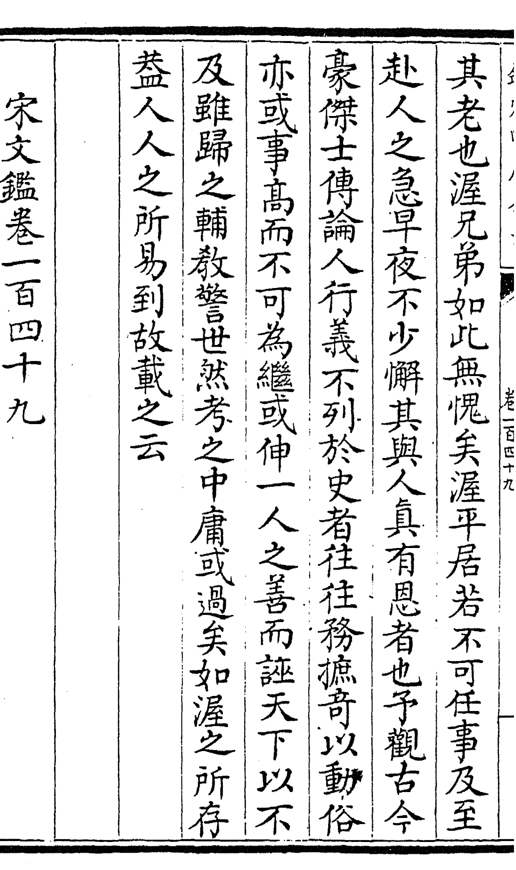
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井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强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君之行乎

洪渥傳

曾鞏

洪渥撫州臨川人為人和平與人遊初不甚懽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進輒黜

久之乃得官不自馳騁又久不進卒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塟亦不能返其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為人渥死廼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時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用俸掇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心安焉然渥既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以老矣而無可奈何則念輙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



其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若不可任事及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眞有恩者也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摭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為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之所存葢人人之所易到故載之云

宋文鑑卷一百五十

宋 呂祖謙 編

傳

曹氏女傳

章望之

曹氏者吾同郡尚書郎修古之幼女也公天聖中累更御史持憲無阿回言事失職知閩之興化軍期年而卒曹氏以室居未嫁父既沒其故僚率吏民錢三十萬致之柩前曰以供窆葬之用夫人陳氏將受之女曰制家

之用惟其家之酌初吾父入司朝廷出莅民政約於奉身廉於臨人令其亡矣塟之豐儉請以吾家具之苟將受斯遺焉惟它人忍之我弗忍也母因是請而使辭焉其故僚復謂之曰塟先公弗資是則亦聞命矣願以畀曰嫁公女焉可無拒也女曰俾用於喪尚不敢取今欲倫吾之嫁是使妾幸父喪而自醜也人之聞之謂如何哉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妾有大罰父沒而喪存焉不以此時哀戚而遽謀嫁幣不亦亂常禮乎以室中而

受門外之私賄不亦亂常位乎妾不才以先人之靈幸
而卒有所歸則有妾之紡績之備何敢以是自諉哉顧
弗聞二三君子之命也遂不受夫婦人事勤儉恭謹則
良矣曾無賢者之責也此何特異也彼貪殘之夫好財
瀆貨死則已爾惡復悔悟耶方朝廷發貪冒之禁防制
執事之人如維縶之械繫之尚以濫狀相望於敗辱者
為不少矣卒惟無作焉有如曹氏專修女志而不有所
累孰謂曹氏不賢也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

懦夫有立志曹氏近之矣雖然厚於義而薄於利者人之常行也詩書不聞而尚廉篤孝固賢矣其里人曾孝基得斯説來告則未知其年與名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黄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不遇晚乃遯於光黄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毁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

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黄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劒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

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黄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公默先生傳

王向

公議先生剛直任氣好議論取當世是非辨明游梁宋

間不得意去居頼其徒從者百人居二年與其徒謀又去頼弟子任意對曰先生無復念去也弟子從先生久矣亦各厭行役先生舍頼為居廬少有生計主人公賢遇先生不淺薄今又去之弟子未見先生止處也先生豈薄頼耶公議先生曰來吾語爾君子貴行道信於世不信貴容不容貴去古之避地避色避言是也吾行年三十立節狥名被服先王究窮六經頑鈍晚成所得無幾羅籠大綱漏略零細校見繩墨未為完人豈敢自忘

冀用於世予所厭苦正謂不容予行世間波混流同予
譽不至予毁日隆小人鑿空造事形迹侵排萬端地隘
天側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主人明恕故未見疑不幸去
我來者謂誰讒一白效我終顛危智者利身遠害全徳
不如亟行以適異國語已任意對曰先生無以言也意
輩弟子常切論先生樂取怨憎為人所難不知先生不
樂也今定不樂先生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聰明才能過
人遠甚而刺口論世事立是立非其間不容毫髮又以

公議名此人人之怨府也傳曰議人者不得其死先生憂之是也意有三事為先生計先生幸聽意不必行不能聽先生雖去絶海未見先生安也公議先生舌强不下視任意目不轉移時卒問任意對曰人之肺肝安可得視高出重泉險不足比聞善於彼陽譽陰憎反背復非詆笑縱横得其細過聲張口播緣餙百端德敗行破自然世人賤彼賢我意策之三此為最上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次者對曰捐棄骨

肉徉狂而去令世人不復顧忌此策之次者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又次者對曰先生之行己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曾未得稱高世而詆訶蜂起幾不得與妄庸人偕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病乎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而嘆曰吁吾爲爾用下策也任意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吾三策之卒取其下者矣弟子陽思曰今日微任意先生不

可得留與其徒謝意更因意請去公議為公黙先生

上谷郡君家傳　　程頤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盂縣人行第二世為河東大姓曾祖元暠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據日錫土於爲河川以控寇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中科第潤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福昌郡太君刁氏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紅之事無所不能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

合其意常嘆曰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常教以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刁夫人素有風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扶持常連夕不寐年十九歸于我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賔客德容之盛内外親戚無不敬愛衆人游觀之所往往捨所觀而觀夫人先公頼其内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禀而後行仁恕寛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

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為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取養之有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歲人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别雜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為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欲之也好為藥餌以濟病者嘗大寒有負炭而鬻者家人欲呼之夫人

勸止曰慎勿為此勝則貧者困矣先公凡有所怒必為之寛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唯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絶也纔數歲行而或蹈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蹈乎飲食嘗置之坐側嘗食絫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詈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詈人

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
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
或欲延客則善為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誡之
常教告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已善必共成之視他物
如已物必加愛之先公罷尉廬陵赴調寓居歷陽會叔
父亦解掾毗陵聚口甚衆儲偫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
不困乏先公歸問其所為嘆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之
處鄰婦里姥皆願為之用雖勞不怨始寓丹陽僦葛氏

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狡前後居者無不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遷去王姥涕戀不已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覯親戚間紛華相尚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呌號夫人罵止之曰在當求得苟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為在廬陵時公宇多恠家人告曰物夷扇夫人曰熱爾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槌乎可與之後家人不復敢言恠恠亦不復有遂獲安居夫人有知人之鑒姜應明者中神童第人競觀之夫人

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頤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
因書綫貼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前曰殿前
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登第頤
以不才罷應科舉方悟夫人知於童穉中矣寶藏手澤
使後世子孫知夫人之精鑒夫人好文而不為辭章見
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為非平生所為
詩不過三二篇皆不存獨記在歷陽時先公覲親河朔
夜聞鳴鴈至為詩曰何處驚飛起雝雝過草堂早是愁

無寐忽聞意轉傷良人沙塞外覊妾守空房欲寄廻文信誰能付汝將讀史見姦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嘆見忠孝節義之士則欽慕不已常稱唐太宗得禦戎之道其識慮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才智甚高常自謂不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修養之術甚效從先公官嶺外偶迎涼露寢遂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疾革召醫視脉曰可治謂二子曰給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頤曰今日百五為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夫

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生於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巢谷傳　　蘇轍

巢谷字元修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為里校師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邉多驍勇騎射擊刺為四方冠去

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桀者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為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為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奇之會盧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槖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遯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

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託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沉里中未甞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不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

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修也將復見子瞻於南海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眎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槖中無數千錢予方乏困亦强資遣之舩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槖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沒者三板縣釜而爨易子

而食羣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羣臣以恭為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為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實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葢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嘗在涇原軍中故為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

孫少述傳

林希

孫侔字少述世吳興人父及仕至尚書都官員外郎簡州倅侔方四歲從其母胡氏家揚州母親教之侔雖幼已惕然能自傷其孤悲泣力學七歲能屬文既長讀書精識玄解能得聖人深意多所論譔慶歷皇祐間與臨川王安石南豐曾鞏知名於江淮間侔初名處字正之安石自序所謂淮之南有賢人焉曰正之余得而友之者也侔內行峭潔少許可不妄戲笑所居人罕識其面

非其所善造門弗見雖鄰不與之通其論曰文氣也君子之氣正衆人之氣隨行之於身而正者然後為文故必見諸行行不正則言無以信於世故伻之詩文嚴勁簡古卓然一出於己自成法度如其為人嘗舉進士不中母病且革頗恨不及見其仕伻嗚咽自誓床下終身不求仕進瘞其親蘇州之陽山廬墓終喪久之親友勸復舉進士皆不聽從其兄覲往來南方兄卒遂客居吳門從吳興丹陽又從真州平日閉門讀書鼓琴以自娱

體素羸喜親方書治藥餌未嘗傳經教授而學者聞其
風指多所開悟倖志節剛果不為矯激竒詭之行而氣
貌足以動人所至一坐為之凜然視權倖與善宦者意
若奴隷之以故不能者多相與排毁倖聞自持愈厲不
少降屈故所憎嫉者終亦嚴憚云故相晏殊頗稱其才
知制誥唐詢劉敞錢公輔尤尊禮之詢嘉祐中守蘇表
其孝行詔賜粟帛又薦之曰清不苟名和不溷俗履道
而常其守處賤而得其安敞守揚州論其賢以為居則

孝悌仕則忠信足以矯俗而不詭俗以干譽足以扶世而不偶以自用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詔以為試祕書郎揚州州學教授倅凡五辭卒不赴敞守永興奏請倅管安撫司機宜文字亦以病免英宗即位知制誥沈遘王陶薦倅及汝陰王廻常秩三人者可備侍從皆除試大理評事忠武軍節度推官且試以縣倅得滁州來安又不赴熙寧三年翰林學士韓維復薦之以為常州團練推官又不受命倅初罷舉進士窮無所歸

天章閣待制王喦以女妻之世多稱喦為能好賢王氏早卒又娶劉氏生四子嵩嵩喬扃五女侔自奉儉約家人化之然以病日必肉食而妻子相對蔬茹而已閨門雍雍如也元豐三年除通直郎致仕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年六十六有詩四千篇雜文三百篇凡觀亦有學行仕至太常博士贊曰先生天下之剛也不强顧其所不强語其所不語獨貧而足獨窮而樂觀於萬物自信而淨絜已矯俗以行其志終身不仕未有若斯之

全德也古之所謂求仁而得仁者其先生之謂耶

錢一傳　　劉跂

錢一字仲陽上世錢塘人與吳越王有屬王俶納土曽祖贇隨以北因家於鄆父顥善鍼醫然耆酒喜游一旦匿姓名東游海上不復返一時三歲母前亡父同産嫁醫呂氏哀其孤收養為子稍長讀書從呂君問醫姑將沒乃告以家世一號泣請往迹父凡五六往乃得所在又積數歳乃迎以歸是時一年三十餘鄉人感慨為泣

下多賦詩詠其事後七年父以壽終喪葬如禮其事呂君如事其父呂君沒無嗣為之收葬行服嫁其孤女歲時祭享皆與親等一始以顱顖方著名山東元豐中長公主女有疾召使視之有功奏授翰林醫學賜緋明年皇子儀國公病瘈瘲國醫未能治長公主朝因言錢一起草野有異能立召入進黃土湯而愈神宗皇帝召見褒諭因問黃土所以愈疾狀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且諸醫所治垂愈小臣適其愈惟陛下加

察天子悅其對擢太醫丞賜紫衣金魚自是戚里貴室逮士庶之家願致之無虛日其論醫諸老宿莫能持難俄以病免哲宗皇帝復召入宿直禁中久之復辭疾賜告遂不復起一本有羸疾性簡易耆酒疾屢攻自以意治之輒愈最後得疾憊甚乃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周痺入藏者死吾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在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人莫見其方居亡何左手足攣不能用乃喜曰可矣又使所親登東山視菟絲所生篝火燭其

下火滅處劚之果得伏靈其大踰斗因以法噉之閱月
而盡由此雖偏廢而氣骨堅悍如無疾者退居里舍杜
門不冠屨坐臥一榻上時閒閱史書雜說客至酌酒劇
談意欲有適則使二僕夫輿之出沒閭巷人或邀致不
肯往也病者日造門或扶携襁負纍纍滿前近自鄰井
遠或百數十里皆授之藥致謝而去初長公主女病泄
利將殆一方醉曰當發疹而愈駙馬都尉以為不然怒
責之不對而退明日疹果出尉喜以詩謝之廣親宗子

病疹之曰此可無藥而愈顧其幼曰此且暴病驚人後三日過午無恙其家恚曰幼何疾醫貪利動人如此明果發癎甚急復召一治之居三日愈問何以無疾而知曰火色宜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心與肝所用時當更也宗室王子病嘔泄醫以藥溫之加喘一日病本中熱奈何以剛劑燥之將不得前後溲與石膏湯王與醫皆不信謝罷一曰毋痛復召我後二日果來召適有故不時往王疑且怒使人十數輩趣之至曰固石膏湯證

也竟如言而效有士人病欬面青而光其氣哽哽一日

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家祈

哀彊之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

益虛又加脣白法當三日死然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

不及期今尚能粥居五日而絕有娠婦得病醫言胎且

墮一曰娠者五藏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

之何必墮已而子母俱得全又乳婦因大恐而病病雖

愈目張不得瞑人不能曉以問一一曰煑郁李酒飲之

使醉則愈所以然者目系内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惟郁李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目則能瞑矣如言而効一日過所善翁聞兒啼愕曰何等兒聲翁曰吾家孿生二男子一曰謹視之過百日乃可保翁不懌居月餘皆斃一爲方博達不名一家所治種種皆通非但小兒醫也於書無不窺他人靳靳守古獨度越縱舍卒與法合尤邃本草多識物理辨正闕悞人得異藥若持疑事問之必爲言出生本末物色名貌退考之皆中末年攣痺

浸劇其嗜酒喜寒食皆不自禁自診知不可為召親戚訣别易衣待盡享年八十二終於家所著書有傷寒論指微五卷嬰孺論百篇一子早逝二孫今見為醫河間劉跂曰一非獨其醫可稱也其篤行似儒其奇節似俠術行而身隱約又類夫有道者數謂余言曩學六氣五運夜宿東平王家嶺觀氣象至餘月不寐今老且死事誠有不在書者肯以三十日暇從我當相授余笑謝弗能其後遂不復言嗚呼斯人也如欲復得之何哉沒後

余聞其所治驗尤衆東州人人能言刻其章章者著之篇異時史家敘方術之士其將有攷焉

王友傳　　　劉跂

王友其先出自后稷得姓九種别為禾氏居官長子孫又為庚氏有子粲從儀氏受道家術術成一息千日大寒凝海而不氷世稱以為神其後子孫命氏不一唯廿氏最著傳數世有壺公既仙去歴千數百歲稍之輙出世謂王友後或曰壺公者無冬夏隱壺中令時時猶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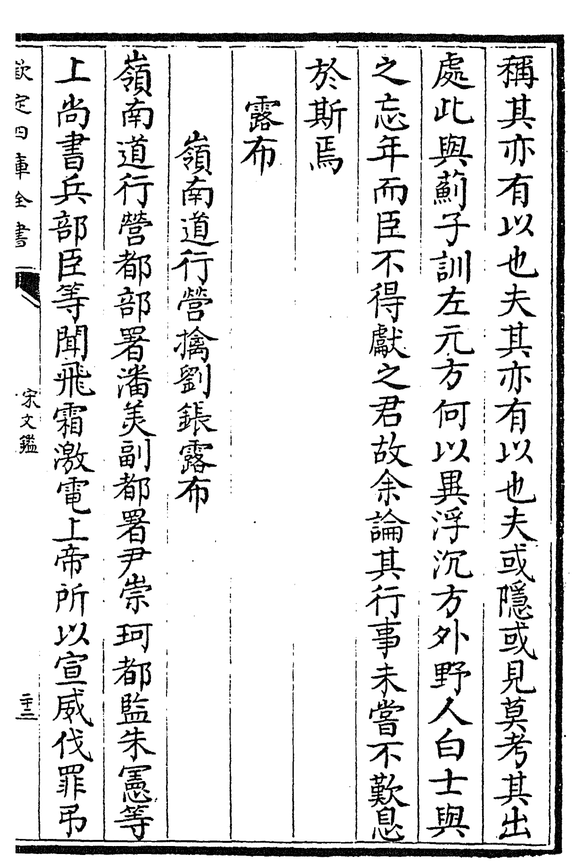
往來人間今王友即壺公也為人精白不雜處少時帶
經就春方士中黄生白水真人一見定交杵臼之間相
與差擇陶汰復修儀氏術烝烝粲和羣居化之雖蓬室
甕牖投者如歸一巾一瓢意湛如也好事者或載與俱
出所至爵者避席一坐盡傾既去人思慕若渴平陽侯
為相獨親厚之吏士人人爭欲進説皆不得間故人徐
公為郎言於朝曰此臣家中聖人也去游荆楚荆州牧
虗齊中以館之使其子伯雅叔雅季雅受學焉嘗得董

生春秋玉杯書閲而喜曰知吾趣者不在玉杯中乎晩
從王公子至山東東山聞聲爭交驤河間老人一見心
醉歎曰吾屬徒知飲其德莫知名其器因命史筮之遇
需䷄之比䷇其占曰吉是謂三益味道之腴澤外睟中
氷雪與居非金非石其臭如蘭有孚盈缶富以其鄰殆
將有不塵之好得於宴樂之間因賀曰斯人玉也諸君
其得而友之乎老人頓首幸甚字之曰玉友初㺦氏宗
族既衆仕宦高者入侍太官奉祠祭其在州郡為平原

督郵為青州從事或封宜城侯劇陽子下至斗食丞甚衆其餘散居里邑田野往往衒鬻自售無老幼賢否皆得與之交倡優下俚狎溺尤甚號為驩伯愛之不容口由是交道遂濶縣官既覺之因著為令盡收其財佐公上毋得藏器于家清廉之士至揭表自别獨王友不然瑰意琦行門無雜賔私淑諸人未嘗顯於時既性所守亦其勢然也與人接初若恬和而中甚烈天質醇白終始一致炎涼莫能移奪平居固罕見之人或望其顔色

皆腭眙及深味其言無不心悦誠服識與未識以是沾丐所及人忘其少譏者或恨其不滿聞而笑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他日老人坐草堂蒼官青士列侍堂下風月佳夕獨王友與桐君在桐君方有高山流水之趣當是時王友色愈粹風味愈勝相視莫逆歡然絶倒老人歎曰平生聞高士稱羲皇上人嘗謂虛語今乃信然恨不使陶靖節見之客有邂逅相遇者頼然内熱爽然自失人恠而問之曰見吾王友邪客長歎曰閲人多矣疑

其不從人間來其為人心服如此嘗自言吾師以寅生以酉終故酉日輒隱不見然出處亦無常度或對客未竟人又於他所見之或同時數家俱見雖人人自謂良我友然似是而非者十九得其緒餘者十五而得其眞百無一二至於官府及市肆若裨販之家雖顧見之終不佳浮沉于世莫知其所終太史公曰耳氏得姓尚矣其後分封以邑為姓有中山氏青田氏桑落氏烏氏程氏郫氏此皆著姓曰以滋盛而王友名氏弗章獨以德


稱其亦有以也夫其亦有以也夫或隱或見莫考其出處此與薊子訓左元方何以異浮沉方外野人白士與之忘年而臣不得獻之君故余論其行事未嘗不歎息於斯焉

露布

嶺南道行營擒劉鋹露布

嶺南道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都署尹崇珂都監朱憲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宣威伐罪弔

民明王以之耀武我國家仰稽玄象大啟洪基將復三代之土疆永泰萬方之生聚西平巴蜀雲雷敷潤物之恩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之浪惟嶺南之獷俗獨恃遠以偷安久背照臨罔遵聲教僞漢國主劉鋹性惟凶惡識本庸愚以虐害為化風以誅戮為政事置火床鐵刷之獄人不聊生設剉碓湯鑊之刑古未嘗有恨刀鋒之不快用鋸解以恣情臠割刲屠窮彼殘害一境籲天而無路生民何地以稱冤衆心望我如望皎日我皇帝仁

深恤隱義切救焚遂發干戈拯其塗炭臣等上憑神武遥禀睿謀舉軍未及於半年乘勝連平乎數郡累逢戰陣無不掃除劉鋹遠懼傾危尋差入使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藏姦翻作款兵之計臣與將士等仰承睿旨不敢逗留於正月二十七日已到栅口去廣州只及一程劉鋹又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憑準固欲淹留兼於諸處收到新出偽命文牓皆是會合逆黨以拒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偽禎王保興等

部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臣等憤其翻覆認此狂迷尋
結戰以交鋒復揮戈而誓衆行營將士等感大君之撫
御咸願竭忠怒逆黨之拒張爭先効命八十里搶旗競
進數萬人殺戮無遺尋又分布師徒徑收賊壘其劉鋹
知城隍之必陷將府庫以自焚烈焰連天更甚昆崗之
火投戈散地卄從涿野之誅劉鋹則尋即生擒廣州則
當時平定其在州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乍除苛虐咸
遂生全無不感帝力以沾衿望皇都而稽首此蓋天威

遠被宸㝠遐敷平七十年不道之邦救百萬户倒懸之
命殊方既乂長承日月之廻光鴻祚無疆永荷乾坤之
降祐其劉鋹幷偽署判六軍十二衛禛王劉保興太師
潘崇徹王清宫使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内太師龔澄樞
列聖宫使六親觀軍容使内太師李托内門使驃騎大
將軍内侍郎薛崇譽等朋助劉鋹旅拒王師既就生擒
合同俘獻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任忭抃歡呼之
至謹奉露布以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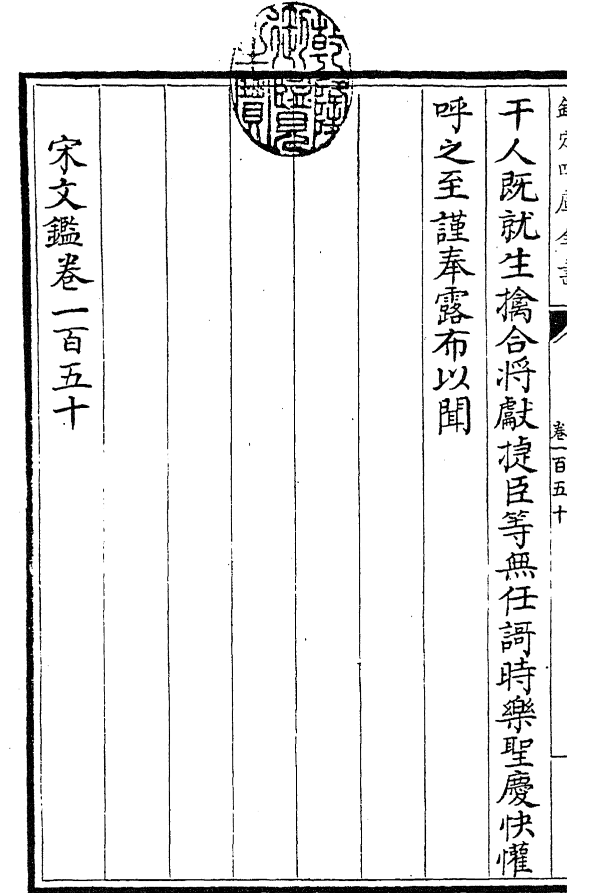
昇州行營擒李煜露布

昇州行營馬步軍戰棹都署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臣曹彬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天道之生成庶類不無雷電之威聖君之統制萬邦必有干戈之役所以表陰慘陽舒之義彰弔民伐罪之功我國家啟萬世之基應千年之運四海盡歸於臨照八紘皆入於提封西定巴邛復五千里升平之地南收嶺表除七十載僭偽之邦巍巍而帝道彌光赫赫而皇威遠被頃者因緣喪亂

分列土疆累朝皆遇於暗君莫能開拓中夏今逢於英
主無不掃除惟彼江南言修臣禮外示恭勤之貌內懷
姦詐之謀況李煜此是騃童固無遠略負君親之鞠育
信左右之姦邪曾無量力之心但貯欺天之意修葺城
壘欲為固守之謀招納叛亡潛萌抵拒之計我皇帝度
深含垢志在包荒輟青鏁之近臣降紫泥之丹詔曲示
推恩之道俾修入覲之儀期暫詣於闕庭無晝錯於疑
間示信特開於生路執迷自履於危途託疾不朝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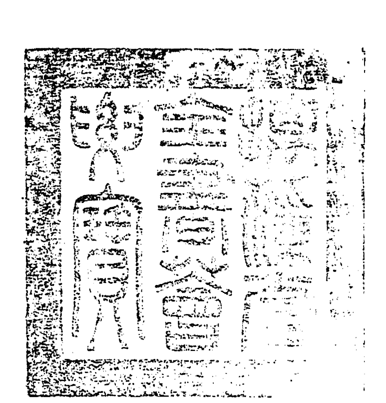
背順士庶咸懷於憤激君親曲為之優容但矜孽豎之
愚蒙慮陷人民於塗炭累宣明旨庶俾自新略無悛悟
之心轉恣陸梁之性事不獲已至於用兵大江特刼於
長橋鋭旅尋圍其逆壘皇帝陛下尚垂恩宥終欲保全
遣親弟從鎰歸廻降天書委曲撫喻務從庇護無所闕
焉終懷虵豕之心不體乾坤之造送蠟書則勾連逆寇
肆兇徒則刼掠王民勞我大軍駐踰周歲既人神之共
怒復飛走以無門貔貅競効其先登蟣虱自悲於相弔

臣等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齊驅戰士直取孤城姦臣無漏於網中李煜生擒於麾下千里之氛霾頓息萬家之生聚尋安其在城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於虐政喜逢盪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涕洟樂皇化而惟皆鼓舞有以見穹旻助順海嶽知歸當聖明臨御之期是文軌混同之日卷甲而兵鋒永戢垂衣而帝祚無窮臣等俱乏將材謬司戎律遥稟一人之睿略幸成九伐之微勞其江南國主李煜并偽署臣寮已下若



干人既就生擒合將獻捷臣等無任謌時樂聖慶快懽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宋文鑑卷一百五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戴朝琛